



三上太行

王孔文 编著

三上太行

吃章競題

襄垣文联编辑

作者小传



王孔文，男，汉族。1927年出生于襄垣县西营轆轴洼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中当民兵、送情报，担任过公安员、青救会秘书；参加过“智取襄”“围困西营”、“攻打蟠龙”等战役。

1939年加入牺牲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下良高小毕业后，考入北方大学农学院制糖业，毕业后在该院黄碾、邢台工作站任秘书（站）、华大农学院秘书室秘书；1952年进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深造，结业后主编北京农大校《农大生活》，后在上海《解放日报》、中国作协、中央文学研究所任干事、人事组长。1957年返晋后，历任《火花》杂志编辑、省文联秘书科、秘书长、中共襄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文联办公室副主任、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副秘书长，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86年离休。

1952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小说集《庄稼人故事》；1955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代作《粮食》，受到著名作家赵树理赏识。次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青年创作丛书》时，其《粮食》被作为选集书名出版。1956年该创作的中篇小说《黄烟洞》被赵树理阅后，大为赞赏，推荐给工出版社；该社责任编辑审读后通知作者，书稿列入出版计划。但该社不久撤销，直到1959年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压为短篇，连同作者的《智取襄垣》、《三下庞亭》等七篇作品以《黄烟洞》为书名正出版。1987年《香园》文学季刊4—5期全文刊了作者长篇小说《太行情报网》（现改名为《敌发现以后》），作者修改后将交付出版社印行。

旧襄垣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旧 襄 垣..... (1)

打 襄 垣..... (45)

新 襄 垣..... (103)

资料来源..... (199)

后 记..... (203)

旧 襄 垣

活襄垣，死北底，
南出真龙北天子。
站在东山看襄垣，
好象它在西山底。
站在西山看襄垣，
县城又在东山底。
不论站在那个山，
襄垣总在换位置。
从明朝开始就研究，
谁也说不来咋回事。
这地方是个军事区，
哪个朝廷也争取。
刘秀攻打天井关，
宋太祖修了慈云寺。
元兵大战女王寨（下良），
汉灵帝派兵到西营去。
这地方历来人口稀

县城里只有四千一；
全县共有十三万，
街宽只有五六米。
油灯常常不开戏，
水井只有半口气。
沿路灰渣满街土，
一不小心两脚泥。
南北三里十八步，
马路上铺的是小石子。
这地方都是“丁”字街，
靠城墙有道护城渠。
从东门，到河西，
那里都是骆驼蹄。
赶马车的出城外，
乡下人进城骑毛驴。
城里还有庄稼地，
西门外照见西河底。
进南门，出北门，
三十分钟就走过去。
南北朝这里是韩州，
现在有人叫“襄垣市”。
建城人名叫赵襄子，
春秋末年就开始。

进了城里再一瞧，
你要不看就后悔了。
四门四关六条道，
城墙上下三丈高。
垛口八百九十一，
白天黑夜都放哨。
周围六里三十步，
谁有本事往上跳？
关住城门往下照，
北关有个永惠桥。
这个建筑金代造，
东西石龙各一条。
东关有条浊漳河，
沿着东湾下河蛟。
农民用它把地浇，
波浪滚滚昼夜笑。
西关有个三官庙，
正月十五闹元宵。
千家万户坐“黄河”，
各村秧歌把香烧。
南关离河一丈八，
夏雨起洪水成涝。
阴阳先生看风水，
此地起阁护城堡。

回过头来往下瞧，
南庙北庙城隍庙。
狮对狮，窑对窑，
不出四门三孔桥。
九龙壁，琉璃照，
上寺下寺孔子庙。
满城大树九丈高，
遮日乘凉乐逍遥。
老鹰落下九千九，
犹如乌云把天罩。
衙东衙西大字号，
“三太源”在此把酒烧。
煤市上过去小圪廊，
人多走路沿街叫。
篷遮天，人挡道，
想要赶路算完了。
担豆腐，卖粉条，
沿路呐喊“要不要”。
挑罐肠，推枣糕，
三步五步割一刀。
东街有个“天益当”，
出了一堆上坟票。
爹打锣，娘吹号，
扔在街上没人要。

气的掌柜往上跳，
出来进去学狗叫。
就这样叫了三个月，
票子还是睡大觉。
南关有个南神爷，
每年都要坐花轿。
七月初三起庙会，
五省十三县有人到。
男人沿街看热闹，
女人烧香去祷告。
襄垣秧歌黎城落，
看戏人流起浪潮。
夏店扯面油煮糕，
南关卖的好火烧。
北关饴饴不用挑，
西关凉皮带油条。
牛郎河担来大结桃，
下良馍馍绿豆包。
枣沟罐肠大洼糕，
店上西瓜糖水浇。
原庄普头卖花椒，
寨沟红果甜葡萄。
东关卖是细粉条，
常隆甩饼牛肉包。

榆林驴油西营刀，
花果园荞面好推销。
四大饭店肉烩菜，
腥汤素饺带凉糕。
葱花饼，扯面条，
麻糖麻花水煎包。
京货杂货摆一溜，
钱铺盐店信誉高。
鞋帽、赶毡弹花铺，
水烟旱烟大核桃。
黎城柿饼高平梨，
河北涉县黑软枣。
人在街上到处瞧，
东山看见西山高。
我在街上吃香瓜，
顺便买了个大草帽。
这地方十点起庙会，
统统集中在城隍庙。
你也喊，我也叫，
西河底锣鼓带放炮。
眼看伞队过来了，
遮住南街一条道。
早船好象一座桥，
左摇右摆水上漂。

扛桩走来把首翘，
金龙玉凤微微笑。
武术队，踩高跷，
耍绳鞭，舞大刀，
阁老洼唢呐南娥萧。
十大编村比高低，
锣鼓喧天好热闹。
此时过来一顶轿，
人说南神爷过来了。
身边跟着大神马，
左肩扛的是秋风刀。
一会低，一会高，
保护南神不动摇。
年青人恐怕不知道，
待我把神马来介绍：
他和神婆一个样，
装神弄鬼瞎胡闹。
假装保护南神爷，
是真是假天知道。
这时人海推波涛，
走不过去响铁炮。
丢鞋子，坏草帽，
孩子挤得不见了。
这时来了李树让，

手摇扇子坐大轿。

“老子不来就开炮，
我叫你们再胡闹！”
人多实在过不去，
家兵前面在开道。
不是打，就是叫，
这可苦煞乡下佬。
挤死多人他不管，
看见打架他发笑。
象这样谁能受得了，
七嘴八舌骂霸道。
不知哪里打暗号，
树让被人包围了。
里三层，外三层，
把他挤成扭嘴包。
树让一看真糟糕，
“世上没有王法了！”
连说带骂下了轿，
瞪起驴眼张嘴叫：
“你们家里死完了，
老爷过来可知道？”

一个鞋匠没好样，
两个鞋匠好商量；

三个赛过诸葛亮，
四个鞋匠出皇上。
还没过了几分钟，
一首歌子把他唱：
“骂大街，李树让，
红肉露在眼角上。
嘴越张，肉越长，
开口合口把人伤。
骂了人，不认账，
赖着脸皮耍花样……”
树让抬起头来看，
一街群众站两行。
有的只是拍手笑，
有的看他出洋相。
气的树让跳起来，
眼皮翻在鼻梁上。

天知道，地知道，
树让就知道喝“猫尿”。
喝醉了，他还要，
经常在饭馆耍赖猫，
一口一个“不敢了”，
躺在地下睡大觉。
这时候警察动枪刀，

才把危险解除了。
不管他怎样装正经，
赖名早就出去了。
这一次他看不巧妙，
挟起尾巴就上轿。
还没过了几分钟，
又一个歌子出来了：

“李树让，真不赖，
顿顿吃是猪肉菜。
不做活，爱穿戴，
大把票子身上带。
先要酒，后要菜，
一步办不到，
就是两烟袋。
喝到后半夜，
吐下一桌台。
头又摇，身又摆，
睡在地下不起来……”

这一天，把香烧，
几个社首上大庙。
吃烩菜，煮油糕，
大盘大碗上油条。

打上南神旗号号，
挨门挨户把钱要。
东也拿，西也盗，
剩下东西装腰包。
他们还没有吃完饭，
又一个歌子出来了：
“襄垣城，倒坐北，
李路孙侯贾武陆。
社首精，社首能，
桌的背后当先生。
蚂蚁戴上谷壳的，
假装他是大头人。
不管事情公不公，
光说分盘吃点心。”

听罢快板往后照，
挤的丢了大草帽。
有人问我怎不走，
“天黑以后放礼炮。”
赶马车，座花轿，
几十里都来瞧热闹。
北边折的是一座轿，
猴子在里边光是笑。
南边做的个老爷庙，